

汉字春秋

吴冠中

汉字之源，有象形、会意等因素，书法造型有立意、形式与意境。书法，始于实用，借用了形象，撞入艺术之门庭。今日看，书法的构架、韵律、性情之透露，都体现了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归纳与升华。无可争辩，书法与抽象艺术结缘已久远，但她不可能下嫁给抽象艺术，成为抽象艺术之家的儿媳，因为，她永远离不开生养她的家门：实用性与可读性。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友人井上有一探索书法的绘画性表现，并出版书法集，约我作序，我已谈到：书法发展成抽象绘画，那是书法的支脉，但书法的大本营谁也拔不掉，其必须可读的实用价值根植于所有中国人民的心底，与世长存。

七十年的绘画探索，我从加法

到减法，从乘法到除法，自然而然，逐步追求，把握造型中最基本的因素，体会书法构架其实就是造型构架，一个独立的文字表达了一幅画的美感因素，一篇字的全貌体现了一幅画的总体效果。吴大羽老师形容书法自由流水，令背负具象的绘画追赶不上。汉字构成与人间形象的亲疏因缘，总情谊脉脉。久在汉字间徘徊，揣摩其构架与韵律感，用今人识得的简体字营造其大美，力求人能共赏。我不写李杜佳句，只写自己的画思与文心，并探索文字内涵与字体样式间的情脉与拥抱。老来种块自留地：汉字春秋。



黄河（汉字春秋系列）吴冠中（2005年）

驰骋
(汉字春秋系列)
吴冠中
(二〇〇五年)

我们老祖宗早用名片了，清代学者俞樾在《茶香室续钞》里这么考证：“按此则知今人所用名片，始明季也。”那是不准确的。中国人使用名片的历史，汉代后期就载于史籍了。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，“建安初，来游许下，始达颍州，乃阴怀一刺，既而无所之适，至于刺字漫灭。”宋代孔平仲的《孔氏谈苑·名刺门状》载：“古者未有纸，削竹以书姓名，故谓之刺；后以纸书，故谓之名帖。”明代张萱的《疑耀·拜帖不古》里提到：“余阅一小说，古人书启往来，及姓名相通，皆以竹木为之，所谓刺也。”清代赵翼的《陔余丛考·名帖》也说：“古昔削木以书姓名，故谓之刺，后世以纸书，谓之名帖。”

名片考

李国文

名片的用途，无非一作备忘，二作宣传。而在古代，递上一张名片，有一点表示输诚纳款之意。《梁书·江淹传》载：“永元中，崔慧景举兵围京城，衣冠悉投名刺，淹称疾不往。”江淹是南朝的一位很重要的作家，而且官也做得很

大，他当然不买这个军阀的账，但又不敢对抗，就住进医院去了。所以《清史·礼志十》说：“属官见长官，兵兵兵直响。老两口擦绳子，搭木架，铺麦秆席，把家门口一大片场地占得满满的，就连小区大道旁的电线杆子也不放过。阿婆趿拉着棉鞋，迈着小碎步，忙进忙出，还不时向老黄伯伯下命令。

崇明的冬末春初，阴雨绵绵。好不容易天放晴了，而且连着两个大太阳。我赶紧晒鞋、晒被、晒地毯，忙了整整两天。第三天的太阳更好。早上遛狗，看见对门老黄伯伯和老伴姜阿婆进进出出，那扇木纱门乒乓乓直响。老两口擦绳子，搭木架，铺麦秆席，把家门口一大片场地占得满满的，就连小区大道旁的电线杆子也不放过。阿婆趿拉着棉鞋，迈着小碎步，忙进忙出，还不时向老黄伯伯下命令。

忙什么啊？我很好奇。老黄伯伯说，今天开始，早晚温度相差10摄氏度，老天公真正放晴了，地里的潮气也晒得差不多了，空气都燥燥的了，可以晒被子了。

“连晒三天！”老黄伯伯重重地丢下这句话，抱着厚厚两条被子，走了。

辕门外降舆马，自左入门。初见具名柬，呈履行。”可见在古代，递名片者和接名片者，是有高低之分的。今天来看，交换名片，已是常事，而且也无等级差别地在中国再度流行起来，这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结果。

明代田艺衡《留青日札·刺纸》记载：“嘉靖初年，士夫刺纸不过用白鹿（一种书画用纸）如两指阔。”可到了清代，俞樾在他《茶香室续钞》里说：“今之刺纸，非表白录罗纹笺，则大红绡金纸。长有五尺，阔过五寸。”看来，今人在名片上大做文章，开列一大堆头衔名称，什么委员、理事、院长、经理、主任、董事、局长之类，印上一大堆荣誉职务，什么的一级作家、二级诗人、三等奖获得者，四好个人之类，其实，这也不必大惊小怪，古人早就明白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手段了。

俞衡是个“气尚刚傲，好矫时慢物”的年轻作家，而且多少有一点神经质，就和如今一些挺自负的才子一样，不免躁狂。他揣着名片，奔走权门，总是敲不开门送不出去，连字迹都磨灭了，自然有一肚子火气的了。他终于逮住了个宣泄的机会，就是我们今天观看的京剧《击鼓骂曹》了。